

蜀山劍俠

還珠樓主著

武俠
長篇

蜀山劍俠傳

第三十六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月弩盪陰靈厲嘯一聲飛毒手 金幢壓地肺伽音九劫起真靈

上文寫到癩姑，謝琳，周輕雲，上官紅，四人存身火宮神燈。靈焰之上，眼看毒手摩什，與豔尸玉娘子崔盈，被困在十二扇金屏上，五遁風雷之中，眼看力竭勢窮，不料易靜，同了李英瓊，謝瓔，三人由玉壁圓門中飛出，救人心切，誤將五遁禁制止住，毒手妖尸立由金屏上，脫險飛起，欲害聖姑法體未成，在衆人法寶飛劍，環攻之下，依然猖獗，易靜因衆人，尙未精習五遁禁制，上官紅法力更淺，投鼠忌器，妖尸又是內行，恐不肯造次，欲在百忙之中抽暇，傳聲指點，待機而作，一半，是因二次對敵，看出對方，先受禁制，元氣受傷，徼倖脫出以後，妖光煞火，已無前此之盛，加以人多勢衆，宮門已被神光堵住，二妖孽，決逃不脫，祇能破去他，護身妖光，立可使其伏誅，都未免大意了些，這類門法，勢極神速，共總不到，半盞茶時，就便當時，指點傳授也來不

及，眼看危機瞬息，發難在即，尚未覺查，也是衆人，該當有這一場虛驚，易靜連經挫折之餘，深知妖尸，元功變化，邪法高強，尤其元神出門，不是肉體，更爲神奇，此時看去，雖受創不輕，伎倆尙不止此，不知何故，祇管隨同叫囂，把身帶法寶飛刀之類，施展出來，拚命向前，和自己惡鬥，所用最擅長的，玄功邪法，和一種極利害的妖烟邪霧，並未施爲，妖尸已是勁敵，况又加上一個，負盛名的魔頭，雖和妖尸，情形稍異，看似運用全力應戰，但除妖光煞火，較爲利害而外，并無驚人之作，固然，一行法寶，皆非尋常，並還有專破邪法的謝琳，使其計無可施，照着平日所聞，二妖孽的神通廣大，未免不符，事出意料，漸漸生疑，便料二妖孽，先是打算，復仇盜寶，一舉成功，繼見情勢不妙，一行又有佛光，和紫青雙劍護身，無法加害，苦鬥下去，就不致敗，也不能勝，怨毒仇恨之心又重，於是以退爲進，表面勉強應付，暗中蓄好勢子，冷不防，猛下毒手，施展邪魔教下，最狠毒的妖法，以希一逞，也說不定，心想妖尸，雖在洞中多年，精習諸般禁制，總圖未得，終遜一籌，妖光難破，急切間，無如彼何，夜長夢多，時機稍縱即逝，何如先下手爲強，卽以其人之道，還制其人之身，反運禁法，姑試爲之

，又一轉念，想起李伯父曾說，到時，還未相助，父親也有聖姑現坐死關，須李伯父來，始得功行圓滿之言，現未見到，必是妖尸伏誅，尙須少待，以前屢因操切債事，父師預示先機，定無差錯，心又遲疑起來，仙都二女，又與易靜，心意不同，一個是，童心猶盛，斷定妖孽，不能倖免，而又均精邪法，意欲借此演習，試驗伏魔諸法，功力深淺，及見邪法，全被破去，每門必勝，想起對方，雖是妖邪中名手，尙爲已敗，可見先前，被困受欺，全出聖姑禁法之力，不關妖尸，心不高興，益發樂此不疲，直想留着妖尸多門上幾次法，再行除去，才對心思，別的，毫未顧及，謝環近雖功候日深，但是平素，謹慎，性又仁慈，始終緊記，父師尊長，和智公禪師之言，七寶金幢，非到情勢萬分緊急，不可妄用，適才爲救良友，施展此寶，用時，並還十分小心，以全付心力主持，開頭略一展動，便將守護妖旛的，一些生魂，全數消滅，一面勢又緊急，非此不可，幸而妖尸行法，將法台移走，否則，各妖旛上，所附精魂，便須全滅，這些，多是有道人的，生魂元嬰，修爲至此，頗非容易，祇爲一念之差，自投死路，吃妖尸邪法禁錮，供其苦役，方幸妖尸，伏誅在卽，有了一線生機，却被毀滅，連墮輪迴，轉入畜生道中，

都不能夠，豈不可憐，事後心情，還在不安，又知妖尸，所攝有道人的生魂尚多，不知附在何處，惟恐此寶一用，又有毀滅，心想，現有神光護身，已不再畏毒手妖光邪火，一行又明佔着上風，反正妖尸，數盡今日，遲早伏誅，何必非用此寶不可，於是，枉有一件，佛家降魔除妖至寶，竟無心使用，這三個可以制勝的能手，不是舉棋不下，便是仁柔寡斷，僅憑各人，飛劍法寶，隨衆應敵，看似佔着優勢，實則，二妖孽功候甚深，除妖尸開頭，少爲疎忽，吃紫青雙劍，繞身不過，受了創傷，元氣略爲損耗而外，以後知道仇敵勢強，法寶利害，便不再攔其鋒，一些飛騰變化，比電還疾，隱現無常，雖是敗退之勢，直難捉摸，不時回飛，還施展邪法異寶還攻，如非神光護身，周李二人，身劍合一，直難逃其毒手，易靜見對方，敗意甚濃，連傷法寶，依然戀戰，毫無退意，而妖尸又是曾受聖姑玉牒恫嚇，早已首鼠兩端，心胆內怯，那狡猾的妖邪，怎會如此，固執成見，心中生疑，不禁留意，因見妖尸，最畏紫青雙劍，和癩姑的屠龍刀，仗着飛遁神速，又有毒手摩什，隨時防護，三人竟再傷他不了，自己也因對方滑溜，瞬息百變，惟恐打空，祇將飛劍發出，隨衆助威，暗將滅魔彈月弩，牟尼散光丸，二寶取在手內，

意欲俟機，加以猛擊，正趕二妖孽邪法，準備停當，故意先後現形，原意是想誘敵，並使誤解，以便行那一網打淨，陰謀毒計，這一湊合，再好沒有，癩姑，周，李，三人，好容易，發現二妖孽，同時現形，東西相背，妖尸少了毒手護衛，下手正好，如何肯捨，加上屢次經驗，不約而同，立催飛刀飛劍，兩頭夾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三人勢子，本就神速無比，易靜更早算好，妖尸一現，立將二寶，同時發出，一粒彈月弩，直取妖尸，同時，却將牟尼散光丸，往毒手摩什打去，主意原想得好，因妖尸屢次隱現逃遁，多是隱形變化，飛遁閃躲，一面，毒手摩什，也必趕來救護，散光丸雖不能破滅妖光煞火，却可暫時阻住來勢，彈月弩出去，恰與癩姑，周，李，三人，三面合圍，妖尸失了毒手護衛，一任隱遁，如何神速，也是非傷不可，那知二寶，剛分向兩面，同時爆散，倏地眼前一暗，隨聽四外上下，洞壁地底，殷殷震動，衆人並未想到邪法，如此陰毒，地覆天翻的巨變，就要發作，事前雖也略有警兆，不到全部發難，決覺不出，會有少時那等利害，又以變兆輕微，聖姑所留，埋伏又多，誤以爲敵我雙方，不知何人，觸犯了原設的禁制，略一疎忽之間，禍變發動，衆人本來不及制止，也是般般湊巧，妖尸起

初，不是不知處境之危，不能離開毒手摩什，終以貪心太重，眼看邪法，發動在即，萬分緊迫中，一眼瞥見，聖姑玉榻前，神燈後面，有幾點寒光閃動，目光剛注過去，緊跟着，又見一片祥霞閃過，榻前倏地現出一個，玲瓏剔透的玉墩，上有金磬玉魚等法器，中間端端正正，放着一個玉篋，妖尸以前，原在聖姑門下多年，一見便認出，那是聖姑，當年修道時，用的圓玉几，不特夢想多年，窮搜未得的天書祕籍，連聖姑多年辛苦煉成的，鎮山三寶，也在其上，這些至寶，自己多能領解微妙，有的，當時即可應用，如能全得到手，不特異日神通，無人能制，可以爲所欲爲，並且出困以後，立可不受醜鬼挾制霸佔，說好便能，不好，當時翻臉，也無顧忌，再能忍耐上二三年的委屈，連軒轅老怪，也無如已何，這等千載一時的良機，如何捨得放過，利令智昏之下，本和毒手摩什，暗中約定，以進爲退，稍一前攻，略爲穩住敵人，倏地抽身飛遁，一面，邪法也自發動，爲想獨吞，既未通知同黨，事機也委實迅速異常，一經發現，立運玄功，飛撲過去，毒手摩什，始終不知，聖姑法力，究有多深，天書法寶，全未見過，一心祇是迷戀妖尸，別的全未在念，又未得妖尸知會，仍照預計行事，加以敵人勢強，攻殺甚

急，一面還在暗中施爲，深信妖尸，必能自保，立要退回，無暇分神旁注，經此一來，和妖尸，分成了前後兩面，等衆人見二妖孽，居然由合而分，不約而同，各將法寶飛劍，紛紛飛追截殺之際，妖尸已然轉撲到神燈後面，日光到處，認出那幾點寒光，乃是最末兩妖人，失落禁遁中的，兩件水母宮中至寶，那圓玉几，在一片祥霞，輕籠圍護之下，已全現形，敵人好似尚未顧及發現，心中狂喜，知那祥霞，乃是寶光，並非禁制，正要伸手攬奪，連那兩件水宮至寶，也同取走，無如他快，仇敵也快，易靜的滅魔彈月弩，恰由身後打到，此寶專傷妖邪元神，妖尸深知他的利害，偏是事機瞬息，少縱即逝，沒奈何，祇得勉強運用玄功，拚着挨上一下重的，祇把玉几上，法寶天書，取到手內，終有復仇之日，那兩件水宮至寶，來得及順手取走，更好，不能，就便毀去，或是捨下，反正轉眼，全數毀滅，仇敵也不能享受，心念動處，全身已往玉几上撲下，滿擬手到成功，做夢也沒想到，看得畢真的東西，手一下去，竟會撈了個空，情知上當，心猶不甘，未及再加查看，忽聽毒手摩什傳聲，令同速退的暗號，剛猛想起，兩下所設邪法，已然發動，如與毒手，一同施爲，遁退稍遲，不在妖光環護之下，同黨法力，尙不

深知，稍爲疏忽，就許波及，縱不致與仇敵一同毀滅，受傷在所難免，如不隨同發難，威力便減，一擊不中，再舉便難，前功盡棄，自身安危，也關重要，就這微一遲疑疎神，彈月弩的寒光，正好打中身上，化爲無數寒星，圍繞四面，紛紛爆散，降魔至寶，威力甚大，妖尸以前，全仗玄功變化，閃躲抵禦，上來志在得寶，拚挨一下，已是失計，及至撲空上當，又復心智搖惑，不能當機立斷，等夾背心，打了一下滿的，再想飛騰變化，已自無及，元氣立時受傷，益發急憤交加，心慌意亂，失了方寸，另一面，毒手摩什，性如烈火，暴烈異常，生平又從未吃過人虧，無端遇見幾個，無名的後起人物，連連失利之餘，由不得，暴跳欲狂，早想施展毒手，把仇敵全數消滅，均吃妖尸，再三攔阻，久已憤不可遏，等到準備停當，與妖尸分頭誘敵，不料反上了敵人的當，迎頭方受周，李，謝，諸人的法寶飛劍夾攻，倏地又吃易靜，冷不防，打來一粒，牟尼散光丸，恰又是剋星之一，身外妖光，立被衝散一洞，未及補滿還原，周李二人，看出破綻，忙運紫青雙劍，乘虛穿入，如非精於玄功變化，人也幾乎受傷，恰好邪法，也在此時成功，怒上心，急火，心，再也按捺不下，以爲妖尸，必然預計行事，百忙中，也

未看清妖尸處境不利，相隔尚遠，不及同遁，一聲招呼，便自發難。這些，全是瞬息間事，衆人剛佔到一點上風，便聽四壁，地底上下和風雷殷殷，一齊震動，變生倉卒，幾被疎忽過去，仙都二女，法力雖高，和周李二人，一樣經歷尚淺，易靜雖是久經大敵的人，一則，三探幻波池，連吃了妖尸好些虧，末了一次，又是幾乎喪命，常晚正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偏是妖尸，邪法高強，仗着玄功變化，閃轉騰挪，又有毒手相助，疾逾電掣，鬥了好些時，分毫奈何他不得，好容易，盼到二憾分開，稍爲得手，自把全神貫注一方，二則，變起太快，那上下四外的風雷，無異一架巨炮的火引，正在點燃，不容人思索考查，就待爆發，加以上來震聲，急而不洪，戰場上，劍光寶光飛馳，和雙方所施法術，帶起來的，各種風雷水火之聲，匯爲繁響，極易相混，如等發覺，大禍已自爆發，衆人雖不致死，地肺已自倒轉，地水火風，全被勾動，山崩地陷，聖姑法體，必難保全，天書藏珍，也必隨同淪陷地竅洪爐之中，化爲劫火了，本來萬難挽救的事，幸而癩姑，從小出家，便隨屠龍師太，在海內外，修煉遊行，中間連經許多艱險危害的戰鬥，論起一行經歷，獨他最多，人又異常機警沈練，震聲才一發動，便覺出他激烈猛

急，有異尋常，心念一動，立即發話，大喝瓊妹，速發定珠妙用，謝家大妹，留心妖孽，弄鬼，事有湊巧，謝璵雖然心念仁慈，不肯經用七寶金幢，這時，因二妖孽，久未成擒，中間連經癩姑，謝琳，暗中催促，即速下手，以免妖尸，萬一乘隙遁走，意思已然活動，又以適救易靜出險時，初次施為，因幢頂舍利，飛返西方，出了鎮制之寶，威力大得驚人，用時，覺出自身功候，尚欠精純，雖能隨念施為，事前如無準備，到時便不免有難於馭制之感，稍為失措，自身固可無害，却易惹出，別的危害，暗忖父親，雖說妖尸，今晚就戮，并未說他不逃，看二妖孽，如此神通，也委實不可不慮，便在暗施佛家法力，運用全神，與此寶，合為一體，表面仍自隨衆應戰，以防萬一，却不顯出，及聽癩姑，發話示警，心方一動，四壁上下震聲中，忽起了一種，極沈悶的巨門，那無異火炮的巨變，火引已燃到了火藥，祇為幻波池底，地層石質，堅厚異常，下面已成了火海，上面還有若干丈地層，未全融化成漿，可是阻力越大，蓄勢越猛，那情景，好似用一片，有伸縮性的軟皮，包在一個，火油罐上，下面烈火，已將內中的油，燒得滾沸，快要內燃，油煙熱氣，一個勁，往外膨脹，沸聲洪烈，已將上層包皮，衝漲起老高，晃

眼功夫，便要漲爆，就是上面包皮，還能稍爲支持，四邊的鐵，已自通紅，油一點燃，一樣也是全化烈火，往外橫溢爆炸，形勢險惡，已達極點，就在這四壁上下，隨着震聲搖晃，衆人全都覺着不妙，連靈眼都來不及的當兒，癩姑發話也還未完，同時，忽又聽有人，傳聲大喝，速展七寶金幢，鎮壓禍變，瓊兒速護法體，那語聲來處，好似極遠，晃眼已自臨近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來人話才入耳，謝璽業已覺，那亘古難見的，奇災浩劫，也自猛然暴發，七寶金幢，神妙無方，不可思議，謝璽年來，功力精進，便是情急之際，冒然施爲，祇搶在山崩地陷，通體尚未爆裂成灰之前，也可防禦鎮壓，何況事前，已有準備，隨着心念動處，一座金霞萬道，彩焰千重，通體祥輝激灑，七色七層的，金幢寶相，忽自謝璽身後飛起，端的比電還急，當時長大，矗立殿中，每層祥光中，各射出一片，極強烈耀眼的精芒光氣，往上下四外，交織射去，再從容自動，徐徐轉了一轉，本來地底，有一股極猛烈的大力，帶着一種，極奇異繁急，而又沈悶異常的巨震，剛在狂湧而上，洞頂四壁，受不住巨力震撼，已在一齊晃動，搖搖欲崩，地面也似吹漲了的氣泡，倏地往上墳起老高，眼見危機一髮，金幢一出，立即鎮住，寶光照處

洞頂四壁，寧靜復原，地上的大泡，也已平復如初，地底却似開了鍋的沸水，亂沸愈烈，水，火，風，雷，宛如海嘯大崩，搏擊交閃，轟轟怒鳴，比前更要猛惡，說也奇怪，自從金幢，徐徐一轉，轟聲頓止，祇聽一片，極繁密的，騷音響過，跟着，似地動一般，全洞上下，略為搖晃，便自寧息無聲，一場喧天浩劫，就此鎮壓過去，戰場上的情景，却熱鬧了，妖尸和毒手摩什，均非尋常妖邪，當金幢乍一出現之時，妖尸最為識貨，自與仙都二女交手，首先覺出，是個勁敵，尤其後來的一個，身外有相神光，已較前者為強，身上更似藏有什麼，奇珍異寶，隱蘊着，一種從未經見的祥氛，但却未見敵人使用，中間雖也施展出幾件，飛劍法寶，俱與所料不符，自知玄功變化，邪法高強，當晚這些強敵，雖也頗有幾件，能傷自己的法寶，但都不能制命，並還可用變化躲閃，再遇上別的佛門異寶，却是吉凶難卜，因此對於謝環，格外留神，祇一對面，必以全力戒備，這時謝環，人在前面，妖尸深入玉榻之前，離門最遠，為貪天書，挨了易靜一彈月弩，過於急怒慌亂，不由亂了章法，一面仍未忘情，天書異寶，明明聽得毒手摩什暗號，照着預計，本應先自退下，隨同發難，在這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，如何能有尋思的

功夫，微一遲疑，毒手摩什，已先下手發動，妖尸剛想起，不能再延，猛瞥見前面，敵人身後，飛起一幢，七層金霞，看出是件，具有無上威力的，佛門至寶，不禁神魂皆顫，一聲厲嘯，慌不迭，運用玄功，往外飛去，妖尸本極機警狡詐，情知此寶難當，對面又都是些勁敵，逃時，不特隱了形影，並還施展身外化身之法，幻出一條人影，聲東擊西，在一片妖光，環繞之下，故意往斜刺裏飛去，真神却由右側相反方，加急飛逃，掩飾絕妙，那護身妖光，又是一件，真的法寶，多高法力的人，也易被他瞞過，無如惡貫已盈，那七寶金幢，現出在先，出於意外，妖尸如在前面，發覺得快，再加飛遁神速，不被佛光掃中，或許能夠倖免一時，這時，金幢在中，妖尸在後，想由後面，繞過金幢，飛向前面，如何能夠，休說精芒寶氣，籠體金殿，無隙可逃，便有空隙，此寶靈異微妙，對於妖邪仇敵，如磁引針，一經施爲，不必主持，自能發揮威力妙用，何況內中，還發出一種，滅魔寶炁神光，依着對方妖邪，法力深淺，加以誅擒，不必上身，多深功候的妖邪，也禁不住這一照，跟着寶炁一捲，立即擒住，差一點的，當時消亡，形影皆無，至多，也祇挨上一些時日，斷無生理，隱形與否，全不相干，一任如何機巧變詐

，精於逃遁，全無用處，衆人之中，易李二人，先已見過金幢威力，知其難逃此劫，又忙着與新來的，一位神僧相見，還未在意，癩姑見妖尸逃時，妖光隱現，心疑有詐，正指屠龍刀堵截，口中大喝，留神妖尸，化身隱遁，話才出口，那帶有妖光的假妖尸，吃金幢精芒射中，也沒聽有響聲，便自消滅無踪，方疑妖尸，怎消滅得這易，忽聽謝瓔，喝道，該死妖尸，我叫你逃，循聲一看，金幢下面，竟多了一個，妖尸影子，同時，殿門前，一片金光雷火斂處，李寧已現身形，手止衆人，不令往外追趕，英瓔，輕雲，易靜，諸人正往前迎去，毒手摩什，已吃當先逃走，原來毒手摩什，離門最近，發難之時，準備挾了妖尸，隨着山崩地陷，萬丈烈火，溶石沸漿中，衝空直上，到了空中，立將妖光佈滿，準備快心快意，大施毒手，給這些劫火餘生的仇敵，一個斬盡殺絕，縱令對方有護身法寶神光，不致全死，到底殺一個，是一個，總可少出胸中惡氣，正打着如意算盤，不曾想妖尸，並未與已合手，一同發動，剛怒喝得一聲，未及發話，眼看得震將起，火勢就要爆發，猛瞥見七寶金幢出現，毒手摩什，祇管邪法高強，造成這等猛惡的浩劫，尙是初次，知道此舉，異常猛烈，况又帶有一個，心上人的元神，七煞玄陰

天羅，並未收去，反施邪法，加盛妖光，以防穿火而起時，有什疎失，此寶原係軒轅老怪，嫡傳心法，爲邪魔道中，有數法寶，迥異尋常，妖光全憑主持人，本身真元運用，與正教中，飛劍功效，大同小異，妖人真靈，與法寶，息息相關，又因與衆惡鬥之際，妖光分佈甚廣，七寶金幢，才一出現，神光寶炁，首與妖光接觸，那麼利害的七煞玄陰天羅，立被吸住，竟和紙一般，燃化起來，所施邪法，也吃鎮住，毒手摩什，縱然平日驕狂，見此情勢，也由不得，嚇了個魂飛胆落，銳氣全消，何況此寶，大有來歷，關係着自身的，安危榮辱，萬失不得，當時急痛交加，那裏還敢停留，慌不迭，運用玄功，立即自行切斷，未被寶光燃化的，殘餘妖光邪火，往前洞竄出，剛出頭層殿門，待往中洞前面飛去，猛瞥見迎頭一片金光，擁着一個，身材高大的神僧，迎面飛來，因是生平初遭慘敗，毀了性命相連的至寶，悔恨痛惜，眼裏都要冒出火來，又知來者，必是一個勁敵，萬分情急之下，怒吼一聲，張口便是一團，其紅如血，帶着大片黃烟的妖光，朝前打去，此是毒手摩什，苦煉多年的內丹，與七煞玄陰天羅，異曲同工，不到危急，輕易不用，一經施爲，爆炸開來，立即石破天驚，整座山頭，也能震成粉碎，適在殿中對

敵，本就想試一下，因妖尸尙自覬覦天書，又見敵人，法寶神奇，玄陰神幕無功，此寶每用一次，要耗損不少真元，因而中止，嗣見七寶金幢，消滅妖光，那等神速利害，自然不敢冒失嘗試，自取滅亡，及脫危境，遁出金幢寶光以外，就使中途，不遇敵人，到了幻波池上面，痛定思痛，憤無可洩，也必乘着下方無備，施展此寶，試上一下，明知敵人，持有佛門至寶，必不能傷，至少，總可將仙府靈境，毀去一半，聊以洩忿，不料又遇大敵當前，看那來勢，和身外祥光，必又是個難惹的，佛家高手，雙方來勢俱急，萬閃不開，既不知來敵深淺，後面剋星，又必追來，連怕帶恨，自然情急拚命，猛運真氣，施展絕着孤注，將這內丹煉成的至寶，發將出去，滿想拚個你死我活，敵人萬難閃躲，誰知那麼猛烈的妖光，竟似打在一片，厚綿之上，對面金霞一閃，敵人不見，同時鼻端，聞到一股，旃檀異香，那團妖光，好似四面，含有絕大潛力，將他壓緊，不特不會爆裂，反有被那金霞祥光，吸住之勢，這一驚，更是忘魂皆冒，忙施全力，張口猛往回一吸，倏倏吸了回來，鬥敗了的公鷄，心胆皆寒，情知不妙，一面忙發出殘餘的，烏金雲光，護住全身，拚性命，由旃檀香光中，硬衝出去，毒手摩什，飛遁神速，急逾雷